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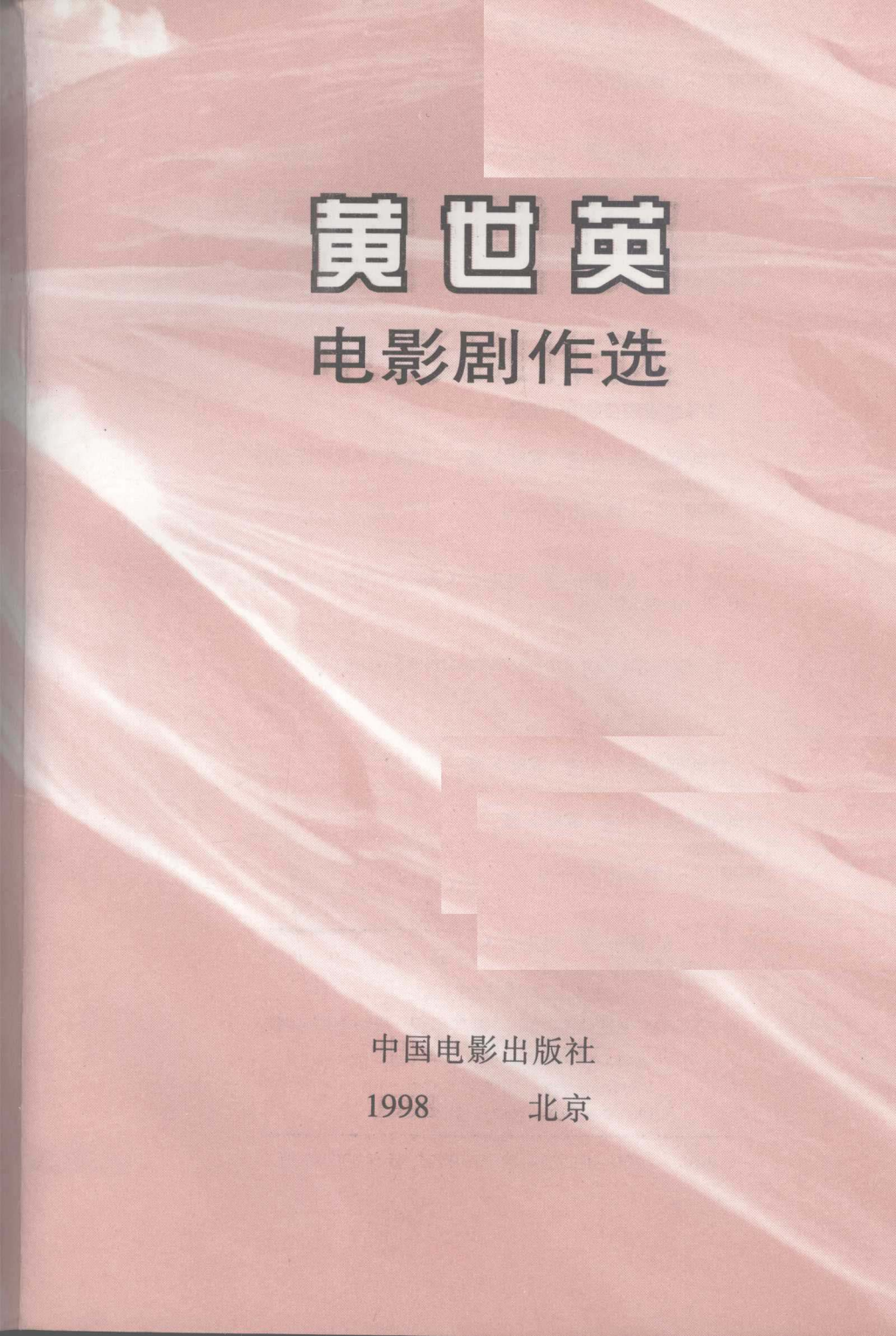
黄世英

电影剧作选

HUANG SHI YING DIAN YING

JU ZUO XUAN

中国电影出版社



黄世英

电影剧作选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北京

责任编辑:徐谦

封面设计:张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世英电影剧作选/黄世英著.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5

ISBN 7-106-01325-0

I. 黄… II. 黄… III. 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050 号

黄世英电影剧作选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地矿部河北地勘局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字数:420000 印数:1-10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325-0/I·0174 定价:30.00 元

序

谢铁骊

1993 年秋，我率团赴日本东京参加第 8 届中日电影文学研讨会时与世英同志相识，他是这次中国电影家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给我的初始印象：热情、爽朗、忠厚，是个典型的关东汉子。

他早期是从事戏剧创作的，从 78 年开始转为电影文学创作。20 年来，他创作出 22 部电影剧本已分别发表、出版与拍摄。有的作品已分别获得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单项奖、夏衍电影文学奖。这本集子里选编了他的部分获奖作品：山野三部曲（《胡杨》《男儿要远行》《世界屋脊的太阳》）与都市四重奏（《归国留学生》《中国人》《心桥》《特区市府内参》）。

他是一位从大山里走出的作家，曾在勘探队工作二十多年，当过物理探矿工程师、工人、干部。他的生活可谓丰厚，可是他从事专业创作后，每年仍然坚持抽出 2 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到生活里“淘金”。生活给予了他创作冲动与激情，他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他的每部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从事专业创作后，创作的主攻方向定位在地矿题材与当代都市题材。他的作品里的人物既不是社会上那些功成名就的成功者，也不是那些生活中的边缘人物，而是致力于写那些为国家与民族默默耕耘的普通人。他的山野三部曲，把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熟悉的地质队员，热切地关注当代地矿生活和矿业逐矿而迁创建文明而又告别文明的“悲剧”精神作为创作的母题，写尽普通地质队员的悲欢离合，人性百态。荒煤生前曾赞扬他的电影创作是“深挖反映工矿战线题材的这个岩层，从无限丰富的矿藏中挖掘出许多正在并已经为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人——中国人、民族魂！”。他反映当代都市生活的作品，把目光投到最能具象反映改革大潮特色的都市这一生存试验场和域外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认同或借鉴上来。以期利用电影这个大众最喜欢的传播媒介

全方位多层次地揭示当代人在变革不断加剧的时代中的各种心态和对新世纪的憧憬。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成功的作家都是写自己身边的、感受最深的生活。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出困境，还是要在反映现实题材，在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开拓电影艺术的新境界。

世英同志酷爱电影，爱到迷狂的程度，爱到以自己的鲜血去浇灌培育电影这株艺术之花。特别是在电影陷入低谷时，他还至诚地坚守在电影文学创作这片圣地上。他多次拒绝境内外书商的“金钱诱惑”，甘于寂寞地坚持电影文学创作，每年都写出2至3部电影剧本，每年几乎都有一部作品搬上银幕。他的主管领导曾赞誉他是实行365天工作制的作家，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电影文学创作上。有篇关于他在炎热的夏天坚持创作的报导，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他因心急火燎地创作这部剧本出了一身痱子，最后削发如僧，竟毁了那一头极有风度的背发。爬格子不是一种简单和轻松的事情，那些日子他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光头赤膊，脚下是一盆凉水，一切都显得那么原始。为了民族的电影事业，他令人想到的是一头双角冲天的黄牛，在一片生活的沃土上奋力耕耘，默默地开拓……”他这种执著的敬业精神，多么令人感动与敬佩。

近些年来，面对商业大潮、商品文化的冲击，许多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者陷入困境，电影编剧队伍渐成瓦解之势。尽管电影目前全球性的陷入困境，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不会消亡的。正如大海有潮涨潮落，文化滑坡的现状也不会总这样滑下去。我国得天独厚地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市场，但中国电影的振兴，首先要创作出一批好的剧本，需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剧作家。有文化前瞻性的电影剧作家，不要把目光过多地去关注那些历史的微尘，应像罗曼·罗兰曾说过的那样：“要反映时代的激动”，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去迎接中国电影的再度辉煌。

我期望黄世英同志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1998年春节于北京

黄世英 电影剧作选 目录



001:胡杨

084:心桥

152:中国人

216:归国留学生

315:男儿要远行

377:特区市府内参

445:世界屋脊的太阳

胡 杨

(1996.10)

巨幅的塔里木彩色卫星照片上推出厂标。

巨幅彩色卫星照片幻化成无边无际的沙海。

一片凝固的黄色海浪里透出一点绿意。绿色越来越大，占满整个画面。

一片生机勃勃的胡杨林岿然屹立在沙海里。

胡杨林里，一棵棵胡杨树冲破黄沙的掩埋傲然耸立着。枯死倒地的胡杨树，密密麻麻像古代战死疆场的斗士，树根下又长出一片新绿。

[以上胡杨林的画面上叠印出片名及主创人员表。

1 复印·打字·名片屋 日 内

一张放大的胡杨林“照片”，从复印机里缓缓流出。

一双充满惊疑目光的女孩的眸子。

带有营业广告的落地玻璃窗里，天生丽质的胡杨（24岁）站在复印机房入神地看着手里的复印件。她是个极有魅力的现代

女性，穿着入时，周身依然透着大学生的气度。

一张发黄的黑白胡杨照片及其放大的复印件递到胡杨面前，她醒悟地急忙接过，从挎包里翻出毕业文凭，小心翼翼地将发黄的照片夹到里边。

方舟（声音提前进入）：“你可真逗！毕业分配时，学校动员你去你不去，现在突然想去新疆。下周一我们就要到地科院报过去了，你发什么神经呀？”

2 方舟家书房 傍晚 内

从那一面墙似的书架及藏书，不难看出这是家世代书香。豪华的组合音响后面墙上，张贴着世界巨星里奇·肯尼基和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宣传广告。

白马王子似的方舟（24岁）怀里抱把吉它与女友交谈。这是个英俊潇洒聪明过人的男孩，看上去像个自命不凡的艺术家。

坐在他身边的胡杨，左手托着额头默默不语地吸着烟

方舟急切地：“你倒讲话呀！为什么非得去那里？”

胡杨叹息地欲说又止。

“这件事情还这么难开口吗？”方舟猜测地，“是不是有个‘西部骑士’闯进了你的世界？”

“你怎么不自信了？”胡杨抬起头，苦笑地，“这个世界有了你，我还会喜欢别的男孩吗？”

方舟：“那倒底是为什么呀？”

胡杨沉思片刻：“我……我要去找一片胡杨林。”

方舟惊疑地：“找胡杨林？！做什么？想一鸣惊人？去拍几幅摄影作品，拿个世界金奖，制造个轰动效应？”

胡杨默默不语，长吁短叹地吸着烟。

“那你想去干什么呢？难道就因为你的名子叫胡杨，就想去找胡杨林吗？”方舟百思不解，“莫名其妙！照你这样，我该去找方形的船了。”

胡杨抬起头来：“你别胡猜了。这是我心底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任何人。请原谅我。”

“你是不是患了狂想症？怎么能拿生命去开玩笑呢！”方舟放下手里的吉它，站起走到书架前。

胡杨轻轻地摇着头：“你不要劝我，我是决意要去的！”

方舟从书架上翻出《杨拯陆遇难记》、《彭加木失踪前后》、《亚洲腹地》等书放到胡杨面前。

“你知道胡杨林都生长在什么地方吗？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方舟翻开本书举到胡杨面前，“你看看这段，这里夏天温度高达70度，风季一刮就是三个月。流沙把尼雅、车尔、喀拉、丹当等一座座古城变成了废墟……”

胡杨接过书翻阅着，眼里泛出恐怖的神色。

3 长安街 日 外

初秋是北京，长安街上，车水马龙，鲜花簇簇。

车流里，一辆红色出租车的玻璃窗摇落下来。胡杨探出头凝视着天安门广场，目光中现出眷恋之情。

方舟（声音继续进入）：“你再看看这段。塔克拉玛干，是死亡之海，是个生命不能插足的地方。本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探险队闯进塔克拉玛干，还没走进三分之一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他一个人爬出沙漠。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杨虎城的女儿杨拯陆为寻找新疆的油气资源，冻死在戈壁滩上。八十年代初，著名的科学家彭加木，在塔克拉玛干东端的罗布泊失踪，至今寻不见踪影……”

4 胡杨家 夜 内

胡杨的母亲胡月玫（60岁）在案头打着电话，这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型女性。

胡月玫：“兵兵，你姐姐去你那里没有？”

胡兵（电话里）：“她没到我们学校来。妈，我姐怎么了？”

胡月玫：“没什么。她昨晚没回家来，能去哪儿了呢？”

5 北京站前公共电话亭 傍晚 外

胡杨在打电话。她投进硬币后拨起号码。

“喂，喂，哪位？……”电话里传出胡月玫的声音，胡杨犹豫片刻又将电话挂断。

方舟（声音提前进入）：“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现在就去？以后我陪着你去还不成吗？”

6 车站售货亭 傍晚 外

胡杨将购买的邮票贴到信封上。

胡杨（声音提前进入）：“现在那里正在开展找油会战，从国外进口许多沙漠装备。只有靠那些沙漠车才能进到塔克拉玛干里边，才有希望找到胡杨林。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7 北京站月台 夜 外

一队队穿着红色信号服的石油工人、一群群背着行囊的大学毕业生谈笑风生地走进月台。西去列车的窗口，站满了送行的亲人，一片惜别之情。

方舟与胡杨站在月台上舌战着。

方舟：“那片胡杨林比我还重要吗？难道你就不能为我留下不走吗？”

胡杨故作轻松状地：“干嘛这副样子，又不是永别。我这只不过是一次暂短的旅行。”

方舟：“既然如此，我陪你去！”

“想当一次真正的骑士？”胡杨微笑地轻轻摇着头，“我可劳驾不起！那里很苦，你会忍受不了的。”

方舟：“那你能成吗？”

胡杨：“一切都是命运安排，我努力地去承受吧。”

车门口已经空寂无人，列车员催着胡杨上车。

方舟拎起旅行箱：“你到那里要呆多久？”

“只要找到那片胡杨林，我就回来。等着我吧！”胡杨边说边走上车，车门旋即关上。

列车启动了，方舟像尊石雕僵立在月台上。

胡杨站在车门口伏窗观望。

车门外，方舟疯狂般地追着列车奔跑着。

胡杨动情了，眼里顿时涌出泪水。

8 胡月玫家 夜 内

胡月玫焦灼不安地打着电话。

胡月玫：“请问胡杨在你家吗？”

“她有好几天没来了。”电话里是个老女人的声音。

胡月玫：“方舟在吗？……请他接下电话。”

“他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哪来的电话他都不出来接。”

一身大学生装束的胡兵（22岁）匆匆走进来，掏出一封信交给母亲。

胡兵：“妈，别找了！姐姐寄回的信。”

胡月玫急忙抽出信。

妈妈：

原谅我不辞而别。我要暂时离开您、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去解一道难解的“哥德巴赫猜想”。

您的女儿 胡杨

胡月玫读完信像触电似的，急忙拿出钥匙俯身将写字台最下边的抽屉打开，从一个精制的铁盒里翻出一张发黄了的黑白胡杨林照片和一张写着密密麻麻字的记录纸。

胡月玫松了口气，自语道：“看来她信上说的与这无关。”

“翻什么呀？”胡兵不解地，“您说姐姐和什么无关。”

“没什么，”胡月玫自信地说，“她是在城里呆腻了，跑出去疯一阵子，就会回来的！”说着将照片等物又装进铁盒里。

9 西行列车/波音 737 日 外

长长的列车在茫茫的大戈壁中穿行。

胡杨默默无言地望着车窗外。

远处的群山。山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

飞机在云海里飞行。

方舟脸上毫无表情地伏在舷窗旁凝视。

薄纱似的云雾下，一片冰山雪峰。

10 大型油罐车/大莫尔沙漠车 日 外

层峦迭嶂，雪峰像一排银色屏障。

雪峰脚下，一片湖水碧绿如玉。

长蛇般的运油车队，在起伏的山间公路上时隐时现。车队里飘出浓郁的新疆情调民歌。

胡杨坐在大型油罐车的驾驶室里凭窗眺望。

山凹处，断壁残垣，昭怙厘大寺，一片废墟。

大漠公路上，尘土飞扬。

风尘仆仆的胡杨坐在大莫尔车里，满脸倦容地望着车窗外。

一片片胡杨林、一座座沙丘，不断地向车后闪过。

宽阔的河面，大莫尔驶上长长的舟桥。

胡杨眼睛泛出惊喜的目光。

公路尽头出现一片沙漠边城。

11 边城 日 外

清真寺白色拱顶上擎着一勾新月，这是一座具有阿拉伯建筑

风格的沙漠边缘小城。城中飘荡着十二卡姆音乐声。

古风犹存的街市。胡杨拎着旅行箱边走边看。狭窄的街道两边耸立着中世纪那种土木结构的方形泥屋。沿街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柜式商店和手工业作坊。店铺上摆放着花帽、彩裙、冬不拉、英吉沙小刀等，五颜六色，琳琅满目。卖磁带的摊床前，立体大音箱里传出十二卡姆乐曲。首饰作坊里传出有节奏的锤声，小巴郎子满头大汗地提压着狗皮风匣。街道上中外游人摩肩接踵。

拎着旅行袋穿着红色信号服的维族姑娘古丽娅（21岁）边跑边回头观望，与胡杨相撞，手里抱着的东西散落地上。胡杨俯身帮助拾起，古丽娅连连点头道谢，抱着东西慌慌张张地逃走。

“古丽娅——”克里木（70岁）逆着人流追来，边跑边喊。

胡杨不解地回头观望。

12 街头 日 外

清真寺前广场，一片人海，机声隆隆。

望不到头的巨型沙漠车队，隆隆地驶过，车上的人们戴着印有金骆驼徽标的红色长沿帽，穿着红色信号服，威风凛凛。

小城倾城出动，路两边围观的各族群众，望着怪模怪样的庞然大物目瞪口呆。古丽娅挤过围观的人墙，跟随车队边跑边喊。

古丽娅：“尼加提！”

坐在中莫尔车上的老队长（58岁）和尼加提（23岁）伸手将跑近车前的古丽娅拉上车。

古丽娅坐在车上惊魂未定，发现爷爷越过人墙站在车队前边观望，她急中生智摘下老队长的头盔。

克里木站在胡杨身旁目不转睛地搜寻着，车上的男女队员全都穿着红色信号服，古丽娅戴着头盔从他面前驶过。

13 会战前线指挥部 日 外

高高的发射塔与锅形接收天线，一片临时性建筑与野营房组

成的村落。

指挥部院里，人来人往。一排遮阳伞下的报到处挤满了人。

报到处前，戴着近视镜，一介文弱书生模样的叶晓楠（22岁）在报到登记。

人事干部查着花名册：“叶晓楠，分到 1816 地震队。”

叶晓楠询问地：“这个地震队进塔克拉玛干吗？”

人事干部：“这是支沙漠地震队，当然要进沙漠了。”

叶晓楠恳求地：“师傅，能不能把我分到研究分队去？”

人事干部：“我们这里有规定，新分来的学生一律先到一线工作。”

叶晓楠不情愿地接过报到通知单，挤出人群。

胡杨拎着旅行箱东张西望地走进院里。背后传来呼喊声，她急忙回头巡视，发现方舟从传达室里走出。她惊喜地丢下手中的旅行箱呼喊着想跑过去，旁若无人地将方舟紧紧拥抱。

胡杨高兴地捶打着方舟：“鬼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方舟：“我来到这里等你已经两天了。看来没戏！不信，你去试试看。”

胡杨跟随方舟挤到桌前，把两本毕业文凭递给人事干部。

人事干部接过文凭翻着：“你们的派遣证呢？”

胡杨微笑着地摇摇头。

人事干部：“对不起，不是按国家计划分来的，不能接收。”

方舟诡辩地：“我们学校分配这里的名额满了，我们是自愿来参加会战的。”

“要来这里参加会战的人多了，我们不能全都接收。”人事干部说着把两本文凭扔给方舟。

胡杨急切地：“哎，师傅，我们是从北京专程来……”

方舟悄声地：“算了，你看他那德行！”边说边拉着胡杨挤出人群。

“哎，请留步！”背后传来呼喊声，胡杨回头发现街头路遇的

那位维族姑娘古丽娅从人群中挤出追过来。

古丽娅走近前，诡秘地：“你们刚才讲的我全听见了，你们真想留下，就直接去找总指挥，他是个老沙漠，肯定成！”

“谢谢！”胡杨感激地，“哎，总指挥姓什么？”

古丽娅：“他姓辛，叫辛大地。”

“辛大地！”胡杨喜出望外，急切地，“在哪能找到他？”

古丽娅指点地：“他办公室就在这里边。”

“快走！”胡杨拽着方舟，“我有办法了，准成！”

方舟不解地：“你认识他？”

胡杨地：“他是我妈妈的老同志，我小的时候，他常去我家。”

14 指挥部 日 内

总指挥辛大地（57岁）在电台前与北京通话。他身躯瘦高，精明干练，身上带着几分山野诗人的风度。

胡杨带着方舟来到办公室门前，见辛总放下电话便敲门走了进去。

胡杨走到辛大地跟前，明知故问地：“我想找位辛叔叔，您知道他在哪吗？”

辛大地打量着胡杨，风趣地：“你认识他吗？”

胡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见过他，他可能不会认识我了。我妈妈和他是老战友。”

辛大地：“你妈妈叫什么名子？”

胡杨：“胡月玫。”

“你是小胡杨吧！”辛大地惊喜地打量着胡杨，胡杨顿时幻化成穿着蓝色工装背着地质行囊的安静。

胡杨被辛大地看得窘迫了：“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辛叔叔吧？”

辛大地连连点头：“像！像！非常像你妈妈。”

胡杨微笑地摇着头：“同学都说我和妈妈长的不像。”

辛大地醒悟地辩解说：“我是说你很像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方舟急不可待地捅着胡杨。

胡杨忐忑不安地：“辛叔叔，我……我妈妈给您的信。”

辛大地看着信说：“这里会战是很苦的，你们能受得了吗？”

“没问题！”胡杨试探地，“您同意接收我们了？”

辛大地解释地：“来这要求参加会战的人确实很多。像你们这种情况，我和人事部门研究一下再回答你们，你看这样好吗？”

胡杨看了眼方舟点着头。

15 露营地 夜 外

大漠边缘的戈壁滩上，一片篝火。歌声阵阵，欢声笑语。

指挥车旁。辛大地与进军沙漠的各路“首领”围着图研究进军路线。

蹲在图前的 1816 地震队长关山（32 岁）拿着灰白色炭素笔在图上指点着。这是个大块头满脸络腮胡子的虎将。那张黝黑的脸上，雕刻着常年野外生活的痕迹，周身透出粗犷豪放的性情。

篝火旁。古丽娅绘声绘色地给身边的一群队员讲着大漠的传说。叶晓楠满脸愁云惨雾地凝视着篝火默默不语。

古丽娅：“听我爷爷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大沙漠里有个很大很大的王国，王国有一座用金子修筑的城堡，城堡里住着国王的九十九个漂亮公主。有一年，黑风怪骑着一匹黑马来到城下，大喊大叫要娶九十九个公主为妾。国王把女儿们叫到跟前，九十九位公主异口同声誓死不嫁。于是国王命令卫士紧闭城门，将九十九个女儿藏到湖心岛。黑风怪发怒了，顿时飞砂走石，天昏地暗，黑风一刮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城堡不见了，田园消失了，湖水干涸了。黑风怪望着眼前一片灰黄色的大沙漠，得意地骑上马走了。不久，在干涸的湖心里，长出了九十九棵翠绿的胡杨树。”

队员 A 陶醉地：“这个传说太美了！”

古丽娅认真地：“这不是传说，是真的！有一年夏天的黄昏，那座城堡突然在大漠里出现了，我们村里人都看到了。”

队员 B：“那是海市蜃楼！”

“什么海市蜃楼？我爷爷说有个叫巴吐尔的青年，骑着一匹比旋风还快的白马闯进了城堡，城堡里遍地都是金子，他用套马套子套住了一块马头大的金子，刚跑到城边，两扇城门突然……”古丽娅抬头发现爷爷走来，急忙钻进身后的仪器车下。

队员 C 不解地喊着：“古丽娅你别跑，还没讲完呢。”

克里木闻声走近仪器车，俯身将古丽娅从车下拽出来。

克里木：“这回我看你还往哪跑？”

“放开她！”队员们围上前劝阻地，“您想干什么呀？”

克里木拽着古丽娅：“这是我家的孩子，你们管得着吗？”

众人面面相觑。

古丽娅哀求地：“爷爷，放开我！明天我们就要进塔克拉玛干了。”

克里木惊恐地：“不要去！一定不要去！快跟爷爷回家。”

“不嘛，我偏要去！我什么也不怕。”古丽娅挣脱着。

“老爷爷，您就让她去吧！进到塔克拉玛干我们会互相照顾的。”众人求情地说。

克里木打量着队员们，叹息地：“你们太年青了！你们知道这塔克拉玛干吗？”

队员 B 脱口而出：“当然知道喽！它是世界第二大沙漠，而且是个流动性的沙漠。”

克里木连连摇头：“塔克拉玛干，你们汉语就是进去出不来！是死亡的大海。她爸爸二十年前进去了，现在还没有出来。你们这些小娃娃，最好也不要进去。”说完死命地将古丽娅拖走。

众人目瞪口呆，不置可否。队员 A 站起离开篝火旁。

古丽娅悄声地：“您快放开我，同志们都在看着，这多不好哇！”